



法国当代文学
丛书

变化

〔法〕米歇尔·比托尔著 朱 静译



法国当代文学
丛书

变化

〔法〕米歇尔·比托尔著 朱 静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Michel Butor

LA MODIFICATION

Edition de Minuit 1965 年版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Minuit 出版公司授权 Cet ouvrage publié dans le cadre du programme d'aide à la publication, bénéficie du soutien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et du Service culturel de l'Ambassade de France en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本书出版列入法国资助出版计划,并得到法国外交部以及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的大力协助

图字:09-1998-069 号

变 化

[法]米歇尔·比托尔 著

朱 静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169,000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册

ISBN 7-5327-2259-7/I·1323

定价:11.20 元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一章	(3)
第二章	(17)
第三章	(40)
第二部	(79)
第四章	(81)
第五章	(112)
第六章	(142)
第三部	(177)
第七章	(179)
第八章	(215)
第九章	(249)
译后记	(263)

第一部

第 一 章

你左脚踏在火车包厢铜门槽上,想用右肩把拉门推开一点,但门却没动。

你只能擦着门边,从窄窄的门缝里硬挤进去。你手里提着一只有凹凸圆点的暗色小皮箱,皮箱的尺寸很适宜于常出远门的人使用。你用手指拉着箱环把小皮箱拖进了包厢,虽然小皮箱并不很重,但一路提着,手指也已发热了。你使劲把它举起来,感到不仅指骨上、手掌上、手腕上和手臂上的肌肉都绷紧了,连肩上的肌肉、背部整个一侧的肌肉、脊椎上从颈部到腰部的肌肉,以及全身上下的肌肉,还有肌肉腱,都蹦了出来。

不,不光是因为起得太早,出现了这种不常见的虚弱,而是到岁数了,你的年龄正在想方设法叫你相信,从此以后身体得听它的了,可是,你刚刚才满四十五岁。

你的眼睛像被一层薄雾蒙住了睁不开,你的眼皮敏感又干涩,你的两鬓有了皱纹。你的皮肤干巴巴的,像是拉出了细细的一道道皱折,你的头发开始稀疏灰白,别人可能不注意,可是无论你,昂丽埃特,还是赛西莉都很在意,甚至你的那些

孩子们也注意到了，你的头发稍稍竖起，你的衣服很不合身，又窄又沉，裹着这身衣服你浑身不自在，好像睡眠蒙眬地跳进了雾气腾腾的满是小虫子的沸水里似的。

你只是因为看到对着你的过道左边靠走廊的位子空着才走进这节车厢的这个包厢。你原可以让马那尔预先给你订好位子，往常时间充裕，你都是叫他去预先订好位子的，但这次你没叫他订票，也没打电话订票，你不想让斯卡倍利公司的人知道这几天你溜到罗马去了。

你右边那个男子的脸只够到你的胳膊肘，他正坐在你要坐下的那个位子对面，这趟旅行你将在这个位子上度过。他比你年轻一些，至多四十岁。他比你高大一些，脸色苍白，头发比你的更灰白，戴了副宽大的眼镜，眼睛在镜片后不住地眨动，长长的手动个不停，啃过的指甲被烟熏得黄黄的。他的手指神经质地一会交叉在一起，一会又松开，焦躁不安地等着开车。看来他就是那只装满文件的公文包的主人。你发现公文包脱线的地方露出了各种颜色的纸角，那些肯定无聊得很的合订本也是他的了。公文包和合订本放在他上方的网形方孔行李铁架上，靠着包厢的板壁，像是他的标志似的，或者说是这些东西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很能说明或者让人猜出他的身份。

这个人瞧着你，你在他面前站着不动使他很恼火，你的脚妨碍了他的脚；他想请你坐下，又不好意思说出口，于是他转向门框，用食指把垂下的门帘撩起来，门帘上有 S.N.C.F.^①

① S.N.C.F.是法国国立铁路公司的缩写。

字样。

他那张坐椅上暂时还有个空位,但不一会就有一把有黑丝套的雨伞横放在坐椅的仿皮漆布面上,占了这个位子,这个位子上边有一只包着苏格兰防雨布、装有两把铮亮的薄皮锁的轻便旅行箱。一个大概结束了服兵役的金发年轻人,他穿着浅灰色苏格兰呢上装,系一条红紫相间的斜条领带,右手握着一个年轻女郎的左手,女郎的眼睛比他的更深些,他的手指来回抚摸着她的手掌心,而她幸福地看着他手指的动作,她抬起头看了你一眼,看到你也在注视他们,马上又低下头去,不过他们的亲热并没有中断。

他们不光是一对情人,还是一对年轻夫妇,因为他俩都戴着金戒指,他们新婚不久,可能正在蜜月旅行,毫无疑问,他们是为了这次旅行才买了这两个一模一样的崭新大猪皮箱,至少是哪位好心叔叔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这两只箱子叠在一起放在他们上边,两只箱子的把手上都有一条小带子系着一个小小的铜名片夹。

在这个包厢里,只有他们俩是预先订好坐位的:写着醒目的黑色座号的棕色和黄色的卡片静止不动地挂在他们上方镀铬的横档上。

在窗子另一边,一个三十多岁的教士独自坐在他们对面的坐椅上,他已开始发胖,除了右手手指被尼古丁熏黄了以外,他全身上下一丝不苟,非常整洁。他竭力想使自己埋头去读他那本有许多插图的日课经。他上边的行李架上放了一只黑色的、近似灰色或沥青色的公文夹,那稍稍拉开的发亮的长拉链像一条海蛇似地张着口露出细细的牙齿。你像一个蹩脚

运动员在广场上表演用吊环把一块空心大铁块举起来那样，仅用一只手吃力地把自己的皮箱举到这个行李架上，因为你的另一只手的手指还紧紧地捏着你上车前刚买的一本书。你箱子的有凹凸圆点的暗绿色包皮上印有你姓名的缩写“L. D.”，这只皮箱是去年你过生日时家里人送的礼物，当时这种皮箱是很时髦的，很符合斯卡倍利打字机公司巴黎分公司经理的身份，现在虽然有了那些稍加注意即可发现的油迹，箱环也已开始生锈，但仍然可以显示出它主人的身份。

你对面，透过教士和温柔可爱的女郎之间的那扇玻璃窗，再透过另外一层玻璃窗，你看到外面另一列式样更旧的火车里都是黄色的木板凳，行李架是网兜式的，透过半明半暗的各种反光，你分辨出一个和你一样身材的男子，你不知道也说不出他的年纪，也无法确切地形容出他的穿着，他也在吃力地、更迟缓地重复你刚才无力的动作。

你坐下来，就像个终于停止了手指运动的笔耕者那样舒口气向两边伸伸腿，你解开厚厚的毛料大衣的扣子，大衣的里子是闪光丝绸。你撩开大衣下摆，露出穿着蓝色海军呢裤子的膝盖，裤子昨天刚熨过，但已经不挺括了。你用右手解开织得很疏松的粗羊毛围脖，淡黄色的结和螺纹使你想起捣碎的鸡蛋，你随便把围脖一折三塞到大口袋里，口袋里已放了一盒蓝色的高卢女人牌香烟和一盒火柴，当然口袋缝里还有混杂在一起的烟末的积灰。

然后，你抓住镀铬的门把手，那门把手上的铬已掉了一点点，深色的铁门球露了出来，你猛地用力想把门拉上，那门跳了几下没被拉上。正在这时，你右边门框上出现了一个满脸

通红的小个子男人，他穿一件黑色雨衣，戴一顶西瓜帽，也像你刚才那样从半开的门缝中挤了进来，他也不想费力气把门拉大一点，好像他早就知道拉门很不灵活。他不易被人觉察地、无声地动动嘴唇和眨眨眼睛，表示歉意并劳驾你挪动一下，你把腿缩了回来。这是个英国人，那把横放在绿色仿皮沙发面上，有丝套的黑色雨伞一定是他的了，说实在的，他也已拿起雨伞，却并不把它放到行李架上而放在下边单薄的细金属搁架上，他的帽子也放在那上边。毫无疑问，他年纪比你大，头顶秃得比你厉害，暂时，他是这包厢里唯一比你年纪大的人。

在你右边，透过你太阳穴贴着的冰凉的门玻璃，再透过走廊上半开着的窗口，你看到一个穿尼龙风衣的妇女气喘吁吁地从窗前走过，你又看到耸立在灰暗的空中的月台大钟，细细的秒针有节奏地画着圈，大钟准确地标出八点零八分，就是说离开车还有整整两分钟喘息的时间。你左手一直紧紧捏着那本书没放松过，你经过留步大厅买这本书时几乎没停下过脚步，你只是看中了这本书所属的丛书名才买的，你既没看书名，也没看作者名。手表隐在白色衬衣、蓝色上衣和灰色大衣的三层衣袖下，你伸出手腕上的手表，长方形手表固定在一根紫色皮带上，表上涂有绿褐色夜光物质的数字标明已经八点十二分，你把它拨拨正。

车厢外，一辆电瓶车拨开匆匆忙忙的人群曲曲折折地开了过去，人们带着大包小包，有的激动，有的难过，有的窃窃私语，有的互相道别，他们伸长耳朵倾听喇叭里变了调的断断续续的广播，接着，另外那一列火车声响很大地震动了一下，它

的绿色车厢一节接一节直至最后一节开了过去，像剧场里的幕布流苏拉开了，你眼前似乎展现了一个拉得非常长的舞台，那是另一个挤满人的月台、另一个月台大钟和另一列停着的火车，这列火车大概要等你们这列火车开出后才开。

你的眼皮撑不住了，你的头也抬不起来了，你想缩到角落里，用肩膀搞一个舒适的窝，你蜷缩起身子，但是没用，你的身子马上就不由自主地摇晃起来。

车外的空间突然变得开阔；一个小机车头驶近又消失在道岔密布的地面上；它从你眼前一驰而过，就像你看到的其他景物一样，你所熟悉的、墙上满是斑斑点点的高楼大厦，纵横交错的铁轨，正从大桥上开过的一辆送牛奶的卡车，还有这些信号灯，这些空中电缆及其电线杆和线路分叉，这条在一连串景物中引起你注意的街，街上正有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拐弯，面前这条街和这条铁路线并行向前，中间只隔着这排风一吹就倒的篱笆和这个杂乱无章的枯草堆，这个已打开铁栅门的咖啡馆，这个用一条挂在一个镀金球上的马尾巴作招牌的理发店，这个写有胭脂红粗体字母的副食品商店，这个最先经过的正有一些人等候着另一列火车的郊区小站，这些贮存煤气的大铁塔，这些玻璃窗涂成蓝色的工场，这座已有裂缝的大烟囱，这个旧轮胎仓库，这些插有幼苗支棍的小花园及其小棚屋，这些顶上装有电视机天线、用磨沙石砌成的、有围墙的小别墅……

房子越来越低矮了，布局也越来越没有一定格式，城市生活网上的漏洞越来越多，道旁荆棘丛生，树上的叶子都掉光了，开始出现一片片泥地，一块块田地，低沉的天空下，已经很绿的田野显得更绿了，田野尽头地平线上隐约可见群山起伏

及其葱翠的树林。

这里，在这个摇晃的包厢里，列车的噪声持续不断，经常的强烈震动发出不规则的像荆棘丛中野猫子的刺耳叫声，乱七八糟的声音使人头昏脑涨，你对面的四张脸一齐左右摇摆，谁也不发一言，也没有一个动作。坐在窗子另一边的教士恼怒地轻轻叹了口气，合上他那本用黑色软皮带订成的日课经，把食指夹在页边镀金的书页中权作书签用，书中挂下一条白色的细丝带任意地晃动着。

突然所有的眼睛转向包厢门口，一个红脸男子似乎没费多大力气，一下子就用肩把门开大了，他气喘吁吁，一定是在火车一阵摇晃已经启动时才上车的，他把一只鼓鼓囊囊的箱子和一个用报纸草草包成一团的并捆有一根破细绳的包裹扔上行李架，然后坐到你的身旁，解开雨衣，翘起二郎腿，从口袋里抽出一份有彩色封面的电影周报，仔细地看起那些照片来。

他厚实的身體遮住了你的视线，使你看不到那个教士的身体，你只看到教士搁在窗沿上的那手，由于总体的震动，他的手指也在抖动，他一声不响，用食指合着列车行进的声音轻轻地、机械地敲打着一块用螺丝钉在墙上的长条金属片，你知道（因为说实话，你看不清金属片上写的是什麼，你只能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猜测，由于视角的关系，这些横写的字母像被压扁了似的）金属片上用法、意两种语言写着“往外探身危险”。

水泥电线杆、铁制电线杆一根接一根地不断驰过，它们的黑色电线急速地从整个玻璃窗面上擦过，这些电话线按照它们的绝缘子位置变化的节奏不断升高，分开，下降，返回，交叉，倍增，汇合，像一张没有音乐符号的乐谱，只是简单地以乐

谱线的变化来表明声响及其复合。

稍远处有一大片树林子，速度放慢了，树林子被村庄的房子切断的景象渐渐少了，树林自成一圈，一条小道把树林打开一条裂缝，这条小路蜿蜒折入林中，就像树林自己隐在自己的某一部分后面。

列车沿着，不，正穿过一座真正的森林，因为是在这块你脸颊一直贴着的方玻璃和这条现在空空的走廊及其玻璃窗的外边。你看到的是始终如一的荆棘丛和不透光亮越来越浓密的用材林，你发现透过一直到车厢尽头的所有玻璃窗都能看到这景象。

铁路在森林里开出一条空道，这条空道是那么狭窄，以至于你根本看不到天空，地面也升高了，夯上了草木不长的土台和混凝土台，混凝土台上有一块长方形白牌子，你刚来得及看清上面的红色大字母，它们已经在你眼前一闪而过了，你一定急于想看到它们，但可能你也没料到那么快就又看到它们了，这些字母你已经念过好多次了，每次经过这里，只要天还有点亮，你就等着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不是告诉你下一站就到目的地了就是告诉你旅行正式开始了。

枫丹白露-阿冯车站过去了。走廊窗外，一辆十一匹马力的黑色小汽车停在市政府门前。

你刚才还担心赶不上这趟车呢，现在已经习惯了火车的晃动和噪声。今天早上你没有睡过头，正相反，你睁开眼睛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伸出手臂预先把闹钟的铃按上不让它再响了，晨曦已开始雕琢你床上乱糟糟的毯子，从黑暗中显露出来

的毯子像战败的幽灵趴在地上似的，你拚命想从这块又柔软又暖和的地面上挣脱出来。

你把视线转向窗子，你看到了昂丽埃特的曾经是乌黑的头发，她的肩背在第一缕还很暗淡又令人失望的阳光下显现出来，那缕阳光悄悄地又突然地穿过她有点透明的白色睡衣，接着，她声响很大地打开又关上铁制百叶窗，她肩背的线条勾画得越来越清晰了，百叶窗的叶缝里都积满了都市里常见的棉花似的灰尘和煤烟，这里那里还有一些凝血点似的锈迹。

一股带有涩味的新鲜空气在整个房间里弥漫开来，从你鼻孔前轻轻拂过，就像现在车上六扇方窗全部显现出来一样。她怕冷似地用右手紧紧捂住衣领，她的衣领上饰有很平常的花边，这花边在她瘪平的胸脯上丝毫不起作用。她走过去打开衣柜门，衣柜门上装有一面路易-菲利浦^①时代的镜子，照射到天花板及其花纹图案和这道裂缝上的镜子反光一下子改变了方向。这道裂缝一个月一个月地扩大，你早就应该让人把它补好，使它不被人觉察出来（这道吝啬的光散成一道道细细的光线，像被按层面无限分割的许多石板薄片过滤了似的，在这光线下红木本身反而显得黯然失色，只有一道比红色更深的铜件的反光在衣柜的接缝处抖动）。她到衣柜里找衣服，衣柜里的衣架上挂着许多衣服，衣袖笔直地垂挂下来，没有一丝皱折，好像这些衣服是穿在“蓝胡子”^②的亡妻们的僵直而

① 1830—1848年在位的法国国王。

② “蓝胡子”是十七世纪法国作家佩罗的同名童话里的人物，他诱骗到年轻女人为妻后就把她杀死，前后谋杀了六个人，第七个姑娘被救出。

又细瘦的手臂上,这些晃晃悠悠的幽灵本身是一种残忍的讽刺。她打开衣柜,找她挂在里面的灰色和淡黄色大方格的睡衣,她抬起裸臂露出了腋窝,她急急忙忙地结好丝带,穿上睡衣,疲倦、忧虑和多疑引起的皱纹使她带上了一副病容。

不用说,这种时候她眼神里没有温柔可言,可是她也得起床呀,你本来也会自己料理一切的,这是已经说好的,就像以前好几次她和孩子们去度假一样,但只要她在场,她总不相信你会处理好这些生活琐事,她总是把自己想像成你缺她不可,并且还要你也相信这一点。

你盼着她赶快离开卧室,为了不吵醒睡在隔壁的孩子们,她走出去后轻轻地关上了房门,你把表戴到手腕上(刚过六点半),坐到床边,趿上拖鞋,搔搔头,漫不经心地看看玻璃窗外朦胧中依稀可见的先贤祠圆顶,回味一下你妻子说话的语气,看看她是否怀疑到什么,显然没有,这是再肯定不过的了,但是她到底是否怀疑到什么呢,尤其关于这次旅行,她识破你到什么程度呢。

当然,你很高兴喝下她给你温好的这杯牛奶咖啡,但她心里明白这是白费劲,你总是到餐车上用早餐的。

在楼梯口,你没有勇气拒绝她带有忧伤的吻。

“你时间很充裕,坐头等车厢总有座的。”

她怎么知道你这次没有预订座位?你告诉了她并说明原因了吗?不管怎样,这件事她一点也不知道,这是肯定的,就是你乘的是几等车,她也不知道。这次旅行并非斯卡倍利公司要你出差,你不能报销的,你是瞒着罗马的经理们和巴黎分公司你手下的职员们作这趟旅行的。

你还没下楼梯，她就把你们套间的门关上了，失去了最后和你亲热的机会，其实，事情明摆着，她一点都不想寻找这样的机会，如果说今天早上她还是起来服侍你，那也只是习惯成自然罢了，至多是出于某种怜悯，这种怜悯完全带上轻视的色彩，显然，你们俩当中还是她最心灰意懒。听了这几句话，你为何还要怪她甚至不目送你出门呢，她说这句话可能是挖苦取笑你，你一点也没懂，也不想回敬什么，对你们俩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她蛮好不要起床，甚至不要睁开眼睛，趁她睡着的时候，她深沉的呼吸把毯子都鼓了起来，屋子里还很暗，刚刚分辨得出还在梦乡中的她时，你也不去把窗子打开，就离开屋子。

你曾担心误了这趟车，而现在火车正在光秃秃的田野上和棕色的轮伐林中有节奏地行进。你原先没料到为找出租汽车会花去那么多时间，你提着箱子穿过了整条苏弗洛街，一直走到圣米歇尔大街的拐角处的玛欧咖啡馆前才停下步，叫了几次才叫到一辆十一匹马力的黑色汽车，司机甚至不想给你开门或者帮你把简单的行李放好，你自己也觉得荒唐，让他从你脸上看出你这次旅行乘的是三等车厢，而不是像往常一样乘头等车厢，尤其令你不自在的是你突然意识到你的举止也真表现出像有见不得人的事情似的，你还没有从早上纷乱的梦中完全清醒过来，被弄得晕头转向，一副狼狈相。

你上了汽车，坐在汽车的右角发呆，就像现在一样。你看着空空的人行道和商店门前的树干在你眼前掠过，商店还没有开门营业，索邦教堂及其广场上也都还空荡荡的，据传这些